

山水 2010: H20

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 / 文

“山水”展是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总监翁菱女士发起的年度绿色艺术项目，2009年由“山水：综合艺术视界中的自然生态”揭开序幕。该项目旨在以当代艺术创作为载体，从不同维度激发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和讨论。2010年，第二届“山水”展将展示四位当代知名艺术家的影像作品，包括：宋冬、比尔·维奥拉、王功新和贾奈娜·查普。这些作品虽然各自风格鲜明，概念独特，但都突显了“水”作为人类生存必备元素的主题。

水无所不在。过半的人体组织是由水构成的，它同时覆盖了逾 70% 的地球表面，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存基础。最奇特的是，水没有固定的形态，在自然界中以雨、霭、雾、露、云、冰、凌、雪、雹以及海洋、湖泊、江河、瀑布等形式呈现，常被看作一种善变和易逝的符号，是对自然感兴趣的艺术家的“母题”之一。

“山水 2010: H20”通过参展的当代艺术作品深入探讨了水与人类生存的紧密联系，并旨在提高人们对这一当前最紧迫的环境问题的认识。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膨胀，水正逐步成为全球最稀缺的天然资源。如今，饮用、烹饪、灌溉、工业和卫生用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对现存的水资源提出了严峻挑战。

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着如此严峻和复杂的水资源危机。目前，100 多个中国城市，包括北京，正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据中国政府预测，到 2030 年，境内所有可用水资源即可能开发殆尽。中国的水资源短缺还由于水体污染而进一步恶化，威胁到公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中国政府已清楚认识到情势的严峻性，以及水资源管理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逐步采取措施，保护水资源供应、防止水源损耗、保卫与其水系相关的生态系统，同时减少水体污染。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努力是否足以避免一场不断蔓延的水资源危机。

希望“山水 2010: H20”展的观众们在感受和欣赏创新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更加重视中国以及全球都密切关注的水资源保护和净化问题。

古典和当代艺术中的“水”

山水，是中文“风景”的表意文字。“山”应对了自然的恒稳与雄浑，“水”则指向了其流动、善变、易逝的一面。从唐代起，中国古典绘画中的“水”这一主题都对艺术家提出了高超的技艺要求。北宋画家郭熙将水视为“活物”，并著书总结了水、云、雾等山水画创作的

经验技巧。通常，中国艺术家不是以晕染，而是以线描的技巧来表现“水”瞬息万变的特质：或喷薄，或回环，或柔滑，或激射，亦或深静。

对水的变化状态进行入微的体察，才成就了众多的传世之作。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的12世纪画家马远的杰作《水图》12卷，以绢本设色生动而精彩地勾画了一系列不同的水态，如云雾、破浪、汪洋，显示出作者高超的技巧。同时，中国画家也从未忽略过水的隐喻意味。南宋画家李嵩著名的《赤壁图》中，一叶扁舟载着橹夫和三名船客，乘风破浪于湍流岩礁中，恰恰映照了动荡莫测的人生旅途。

与中国古典绘画对“水”诗意抒情的描绘截然不同的是，16世纪意大利艺术家达芬奇对水流态势进行了近乎科学研究般精准的解析。达芬奇不仅将“水”视作艺术创作的主题，同时也列为科研考察的对象，在设计主持了意大利的运河开凿工程后，他就积极投入了对水力学的研究。在西方艺术中，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这种将科学方法纳入美学实践的影响力。譬如19世纪60年代，德国观念艺术家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作品《凝聚立方体》，在树脂立方体中注入浓缩蒸发的水气，再由周遭光线和温度的变化导致箱子内壁的凝聚。作品以一种科学实验的方式，呈现了一个“箱子里的气象系统”。

19世纪初，随着浪漫主义对“崇高”（sublime）艺术的推崇和海景画独特风格的形成，西方绘画中出现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对“水”的描绘手法。英国画家特纳通过船舶在狂风暴雨中颠簸的场景，将大海描绘成一个鲜活而可怕的生灵——变幻莫测，反复无常，具有人类无法匹敌的力量。特纳还把现代派戏剧对人的感官冲击引入了他的海景画：画面中，海浪云雾的光感气象造就了一个绚丽抽象的世界，令观者为之沉醉。

艺术史学家祈大卫（David Clark）在他的著作《水与艺术》（Water and Art）中指出，“水”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备受关注的一个主题。宋冬、尹秀珍、方力钧、刘小东、张洹、邱志杰、王进、何云昌以及其他众多中国艺术家都一再为“水”这个意象所吸引。究其缘由，或许是中华文明中开渠通运、灌溉排涝的历史情结；抑或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峡筑坝的宏大工程；更有对水源枯竭、生态濒危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个人的原因，“水”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重要性显然是世界其它地方无可比拟的。

展览作品

“山水2010 H2O”的作品并非直接论述复杂严肃的水资源问题，而是展示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水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

美国艺术家比尔·维奥拉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便开始进行影像艺术创作，是国际公认的新媒体艺术先驱。维奥拉坚持科技创新，同时也持续探索关于生、死、意识的边界等普世的主题。出于深层及个人的原因，他经常以水为创作主题。维奥拉曾透露，他对水的痴迷源于一次险些丧命的个人经历。“我六岁那年和家人在纽约州北部的特劳特湖度假时差点溺水死了。那可能是我体验最深刻并且改变人生的一次经历。伴随那次经历的完全不是恐惧，而是沉着和平静。每当我回想起那次经历，我都能感受到当时的状态。”维奥拉的很多作品描绘人物完全淹没在水里并与世界隔绝，看起来既像是面临生命危险的境地，又像是沉浸在极乐世界般的安宁。

维奥拉的参展作品《洗礼》创作于 2005 年，原本是为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而作的双频影像作品。歌剧讲述一对恋人的悲剧故事。维奥拉通过定点摄影的方式同时拍摄一男一女进行基督教净身仪式的过程。每帧慢镜头画面都出现一股自喷泉涌下的水流，在聚光下呈现催眠的效果，弥漫着静谧、冥想的视觉情绪。接着，从离焦的阴暗处不见头脸的一男一女缓缓走到镜头面前，他们动作非常缓慢，开始安静地用水流洗手。就在水打在手上的瞬间，水花顿时朝各方迸射，犹如溅开的钻石星尘。数分钟后，人物退回暗处。动作循环重复。和维奥拉其他很多作品一样，《洗礼》通过戏剧化的方式尝试让人们慢下来，并努力营造集中、稳定和冥想的心绪。

北京艺术家王功新根据场地特别创作了新媒体影像装置《雨，或水》。王功新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油画系，1987 年到 1995 年间与艺术家妻子林天苗生活在纽约，回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代影像艺术家之一（另有张培力和邱志杰）。他通过画面和音响精心营造了一个富有戏剧感的影像情境，让观众猝不及防地置身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收获真实而不寻常的心理体验。他的影像装置创作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影像拥有能记录现实的力量，同时还能传达出某种主观的状态。王功新的所有作品都体现出这种镜头下的现实和梦境般想象力的完美结合，效果往往出人意料。

他的 32 频录像装置《雨，或水》通过 6 个从上空往下的投影在展厅“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在精心的构思和编辑下，观者将看到快进画面所营造的“雨”会带来如此多有趣的物理和视觉的变化。

贾奈娜·查普在巴西和德国长大——分别是她母亲和父亲的故乡。她曾就读于汉堡美术学院的绘画和雕塑专业。她的油画、绘画、摄影和录像作品呈现出极端浪漫主义的创作态度。查普深深迷醉于北欧的童话和南美的神秘传说。她的作品强烈地受到始自儿时的对美人鱼水下世界的幻境的影响（她的名字涵义便是半人半鱼的非裔巴西海中女神，被喻为“水之母”）。

在她的摄影和录像作品里，查普经常穿着奇装异服，戴着面具，身体被扭曲地塞进橡胶做的古怪服装或者装满水的附属肢体。这些怪异的图像在物理和情感层面充满强烈的戏剧张力，能激发观者欣喜迷恋或者极度不安的感受。

此次参展的 4 频录像装置《血，海》创作于 2004 年，展现了一场视觉盛宴，美人鱼、塞壬女妖等神秘女性游弋在阳光穿透的海底幻境中，该作品的灵感来自艺术家对生命的起源的冥想——诞生于始生纪海洋里的单细胞生物，以及海水与人类血液化学构成的相似性。录像中的女性角色穿着色彩鲜艳，唯美浪漫的衣裙在水下漂浮，从水面上射下来耀眼的阳光，如梦似幻。

相比较当今其他的艺术家而言，宋冬是持续以水为材料或者中心主题的艺术家。宋冬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油画系，艺术形式横跨装置艺术、行为表演艺术、书法、场地项目和影像。这些作品突出的是创作的过程而非最终结果。宋冬关于水的作品既是个人的，也是观念的。《水写日记》（1995 年至今）是宋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创意源于童年时期父亲出于节俭教他用水在石头上练毛笔字的经历。15 年来，宋冬坚持用毛笔蘸水在一块黑色石板上练字，就像是一种个人仪式或者冥想的方法。这些记录当然迅速地蒸发并不留下任何痕迹。

宋冬另一个更加富有戏剧性的作品《水印》也是通过水来表达人类的印记短暂易逝的道理。这个作品于 1996 年为一个名叫《水的守卫者》国际艺术项目而作。作品包括 36 张照片，记录了时长 1 小时的行为艺术表演——宋冬站在位于西藏的拉萨河里，重复地高举一个刻着“水”字的古木印章，并尝试印在在湍急的河面上。这个神秘的行为让观者不禁怀疑语言的短暂、人类姿态的无力和大自然的冷漠。

宋冬为此次展览创作的新装置作品《触摸百年》由一百个环绕展厅的小录像组成。这些小屏幕展示是宋冬从网络上收集的过往百年来的 100 个历史人物与事件画面。每一张画面投影在水面上，彷如一条触手可即、却转瞬即逝的“历史的长河”，让观者思考历史和人生的无常及人类记忆的短暂。